

二十子全書 第七冊

莊子內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7)
函號	函 94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
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
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
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
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
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遣而遊談平方
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
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
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
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
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喫
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
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
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
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

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
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
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
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
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
極者也

莊子南華真經目錄

卷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二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三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莊子南華真經目錄

莊子內篇難字音義

逍遙遊篇

搏

音團

圉

音凹

闕

音過

鷲

音學

菌

音窘

鵠

音晏

射

音夜

淖

音綽

狂

音誑

蘄

音祈

呬

音枵

培

音剖

龜

音均

汧

音屏

澠

音僻

統

音曠

說

音稅

卷

音拳

狘

音生

辟

音關

縻

音離

齊物論篇

綦

音其

唅

音榻

居

音姬

噫

音隘

呬

音號

琴

音流

畏

音偉

佳

音翠

斲

音雞

謫

音孝

謬

音豪

突

音杏

咬

音爻

囁

音愚

冷

音泠

知

音智

害

音教

厭

音壓

熱

音摺

菌

音窘

賅

音該

茶

音涅

與

音預

悵

音詭

慴

音決

筵

音庭

狙

音疽

芋

序音

滑

汨音

畛

軫音

噤

歎音

園

圓音

齧

泉音

涇

濕音

鰐

秋音

螂

即音

蛆

疽音

耆

嗜音

徧

片音

嬌

牆音

大

泰音

潛

昏音

范

屯音

斬

祈音

弔

的音

黠

上音

闇

暗音

景

影音

蚶

附音

蝸

條音

栩

許音

遽

渠音

養生主篇

跂

几音

砮

翁音

騶

赫音

窾

欬音

縻

啓音

軻

孤音

諜

劃音

縣

玄音

人間世篇

砮

控音

拊

撫音

擠

反子

禮

跽

反其

里

葉

攝音

音

陰

櫟

歷音

楠

干莫

反

菰

反力

果

詬

垢音

芑

庇音

舌

土音

杙

弋音

櫟

善音

撮

反子

列

髀

陞

解

懈音

食

嗣音

德充符篇

駘

臺音

王

旺音

詒

俶音

他

沱音

食

嗣音

眴

舜音

髮

雲音

取

娶音

郤

隙音

闐

因音

跂

企音

說

稅音

菴

益音

瞑

眠音

大宗師篇

噤

益音

頽

反去

軌

他

沱音

邴

丙音

警

敖音

挽

免音

呬

吁音

戲

義音

坏

丕

音

馮

憑音

禺

愚音

偶

禹音

僂

縷音

間

閑音

跼

駢音

躡

鮮音

尻

超音

玄

音

撓

擾音

挑

兆音

疣

尤音

疵

換音

憤

匱音

造

反七

到

軹

咫音

整

食

嗣音

畸

反居

應帝王篇

生

序

音

二

蚤

文音

蓼

了音

琅

朗音

帛

藝音

簾

狸音

鄉

向音

委

萎音

蛇

移音

弟

頽音

食

嗣音

儵

叔音

莊子外篇

駢拇篇

縣

玄音

疣

尤音

跂

岐音

纏

墨音

馬蹄篇

齧

紇音

維

洛音

畢

的音

阜

皂音

筴

策音

埴

殖音

填

田音

蹙

別音

躄

薛音

踣

痔音

跂

啓音

踣

反又計

扼

軛音

介

戛音

闔

囚音

驚

躡音

縣

玄音

肱篋篇

肱

祛音

鑄

決音

臍

恥音

邨

寒音

鄆

丹音

殫

丹音

攬

列音

倅

垂音

爚

藥音

晉

增音

筍

苟音

置

嗟音

罟

浮音

漸

尖音

解

楷音

奘

軟音

噶

惇音

在宥篇

喬

矯音

欒

樂音

僖

倉音

縣

玄音

跪

危音

淖

緋音

劇

愧音

販

跋音

矜

勤音

峴

危音

嵯

反苦成

桁

杭音

意

噫音

接

楫

接音

櫛

習音

杓

芮音

噉

蒿音

間

間

首

符音

屨

厥音

髀

陞音

放

倣音

滓

幸音

沌

徒本反

天地篇

漻

留音

還

旋音

坂

岌音

數

朔音

紇

該音

佻

邑音

縣

玄音

勉

免音

覷

閱音

汙

芒音

滓

幸音

搯

窟音

洑

逸音

瞞

蠻音

招

超音

離

罹音

瘍

羊音

髡

替音

莠

音花 反子公

滑

音汨 汨

鵠

音聿

柵

音冊

縲

音墨

繳

音灼

睨

音版

天道篇

鏡

音提

間

音間

璠

音齋

迂

音悟

敖

音傲

意

音噫

趺

音繭

頽

音去軌

棟

柄

天運篇

招

音超

阮

音坑

郤

音隙

焱

音標

眯

音米

齧

音核

瞞

音瞞

瞞

音匝

瞞

音慘

昔

音倫

响

音吁

嚼

音脅

屨

音厲

蠱

音勅邁

奸

音干

說

音悅

鵠

音鵠

鵠

音安

要

刻意篇

悛

音淡

迂

音悟

繕性篇

繕

音蟬

滑

音汨

濞

音澆

秋水篇

涖

音俟

壘

音壘

空

音孔

埒

音埒

瞋

音瞋

蹢

音蹢

躅

音躅

虻

音賢

矜

音零

踔

音卓

躋

音秋

汙

音茫

峙

音峙

埒

音坎

還

音旋

軒

音寒

鉅

音渠

呿

音怯

儵

音條

至樂篇

笏

音忽

噉

音反

屨

音紀

滑

音骨

髑

音獨

髑

音樓

髑

音髑

擻

音苦

擻

音苦

寓言篇

曼

音萬

壘

音壘

觀

音觀

景

音景

影

讓王篇

父

音甫

捲

音權

慘

素感反

隘

音厄

挖

許乞反

共

音恭

督

音務

稠

音稠

稠

音稠

稠

說

音悅

盜跖篇

說

音稅

瞋

音填

適

音嫡

離

音羅

乾

音干

噤

苦簞反

亥

音礙

馬

音憤

馮

音憤

馮

憑

音憑

刳

音刳

說劍篇

說

音稅

鐔

音鐔

鐔

音鐔

鐔

音鐔

鐔

音鐔

鐔

音鐔

鐔

音鐔

鐔

音鐔

鐔

音鐔

鐔

音鐔

漁父篇

揄

音抒

挈

音女居反

鄉

音向

屬

音燭

頰

音頰

離

音離

要

音腰

要

音腰

要

音腰

要

音腰

列禦寇篇

贅

音茂

食

音嗣

敦

音頓

賓

音賓

汙

音平

單

音丹

瞋

音瞋

座

音祖

賈

音賈

賈

音賈

古

懷

音懷

釵

音早

父

音甫

叱

音匹

俠

音於

傀

音公

肖

音肖

肖

音肖

肖

音肖

肖

天下篇

滑

音骨

說

音悅

大

音泰

敵

音恪

任

音壬

跂

音履

鉞

音刑

肺

音而

說

音稅

說

音稅

冷

音零

髀

音戶

窳

音窳

窳

音窳

魴

音五

笏

音忽

脉

音歷

狝

音拏

景

音影

景

音影

孝子

童蒙

倚

或作駘音
畸始

莊子難字音義

終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

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

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
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
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
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
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
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
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
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

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
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
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
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
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
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

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
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
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
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
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
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
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
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
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陽眇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
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
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
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
以泝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
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
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統則所
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
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
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
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
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

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蓁蓁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呬者諒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

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
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覓交其覺也形
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
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
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
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
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
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
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
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
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
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
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亾
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

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

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

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
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
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
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
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
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
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
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
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
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

卷一
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

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

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

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罔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蛆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

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

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
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
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
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
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
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
我與若者正之旣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
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
邪吾待蛇蚶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
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
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
形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跼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
君曰謩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

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

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譖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
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
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管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
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
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
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
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
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足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
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
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
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

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
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
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
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
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
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
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
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
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
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
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
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
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

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
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
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
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
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
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
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閼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

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
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
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
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
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
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
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
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
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饜無欲清之

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
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
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
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
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
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
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
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
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
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
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
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
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

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
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
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
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
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
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
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

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傳衛靈公
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
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
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
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
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
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
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
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

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
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
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
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
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蠃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
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

所亾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
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
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
戶則液樺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

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
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
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
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
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
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
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
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
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
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
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
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
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

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繆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

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

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

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

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亦不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
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
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
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
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亦過乎子產楚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
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
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亾足今吾來也猶有
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
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
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
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
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賔賔以學
子爲彼且斲以詼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

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亾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

翼資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

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大廡說齊桓公桓公

學
卷一
三
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

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莊子
卷一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

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怠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頰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
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亾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
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
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
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
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
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

似好閉也愧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
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
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
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
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
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
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
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

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呬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

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以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

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

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撝寧

癸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
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
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
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
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
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
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
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
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
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
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
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

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

爲鎮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

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

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
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
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
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
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

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
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
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
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而
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
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
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
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
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
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
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
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
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鼪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
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

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
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
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社權矣列子入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

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
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
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
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
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
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

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弔靡因以爲波
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
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
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
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
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
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
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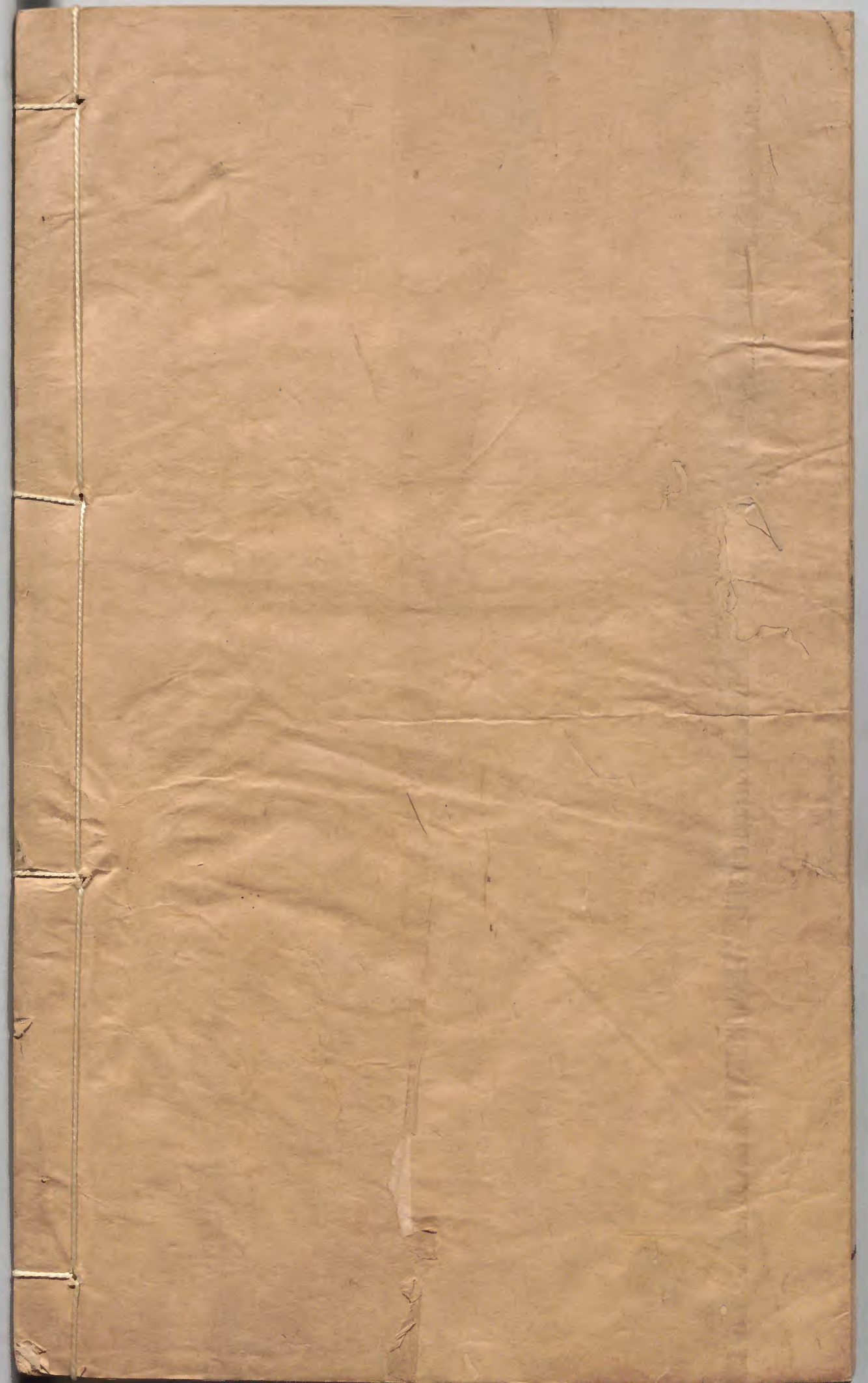
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

卷一

四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二十子全書 第八冊

莊子外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8)
函號	9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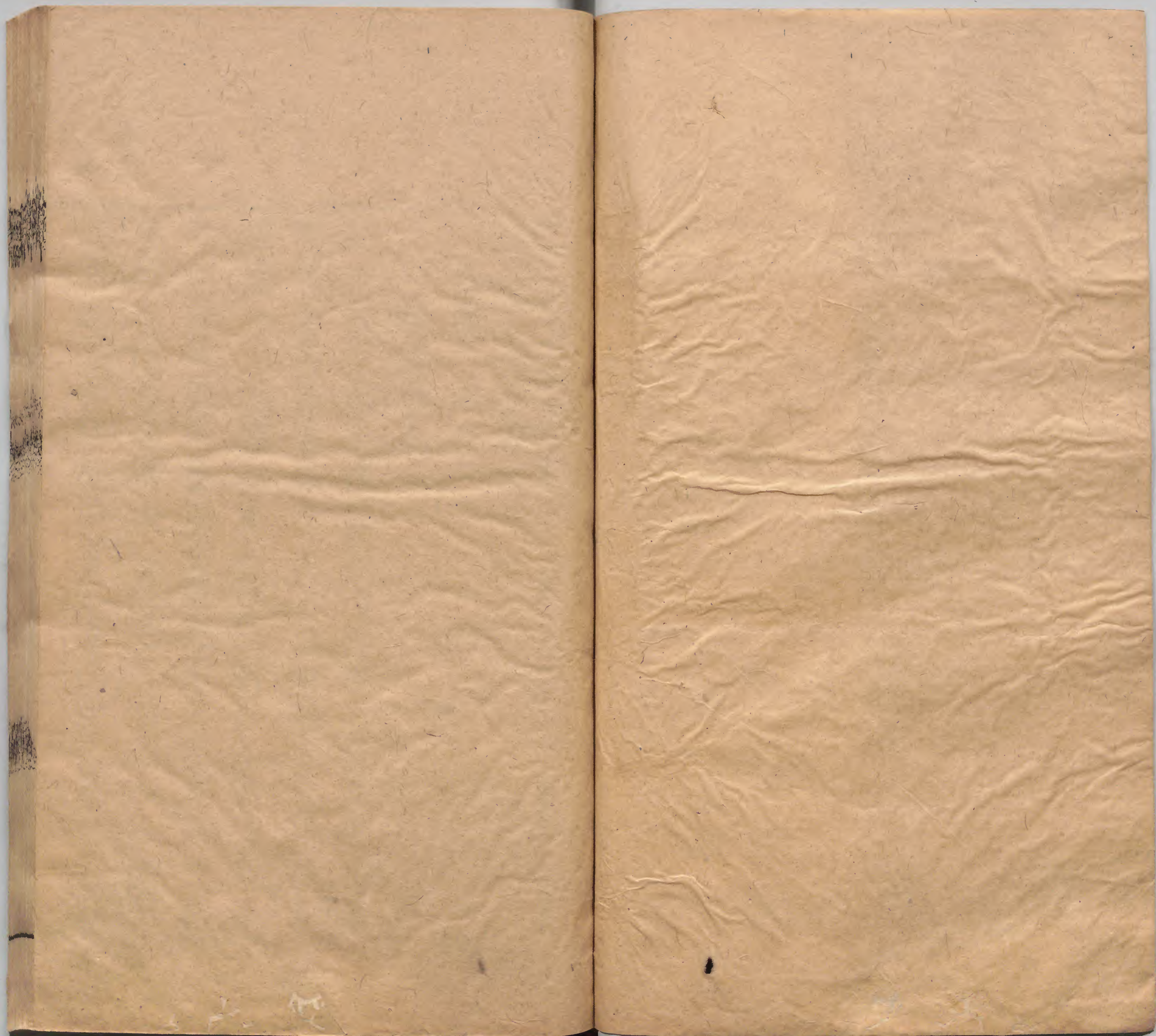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
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

車
卷二
一
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
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
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
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

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
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
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
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
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
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
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
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
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
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
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
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
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
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
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莢讀書問穀奚
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
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
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

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轡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

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跼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

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
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
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
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
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
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
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

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
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
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
也

肱篋第十

將爲肱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局鐫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鐫之不固也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

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

卷二
七
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倍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

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璚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

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
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
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
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
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
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

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
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
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
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
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
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
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
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
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
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
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
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罾罟
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
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
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
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
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

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輿之蟲肖翹之物
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
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
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噉噉之意噉噉已亂天
下矣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
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
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

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
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
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
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
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
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
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
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曰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
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
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
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
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
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亾可
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鬻卷
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櫻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剡雕琢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僂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

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
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
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
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
推也形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
桎梏之間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爲
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

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爲天子十九
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
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
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
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
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
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
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
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
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
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
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
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

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
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
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
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
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
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
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

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溟解心釋神莫
然無覓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
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
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
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
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
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
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

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
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
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
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
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
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
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

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
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
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
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
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
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
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
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
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
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
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衰夭不榮通不醜

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
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
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
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
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
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

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
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
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
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
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
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

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

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

卷二
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
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
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
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
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
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

事促促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
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
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畱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
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
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
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
順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
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
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蔣閭蒧見季徹曰魯君謂蒧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旣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

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蒧覩然驚曰蒧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

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頃頃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

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游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亾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亾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

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芻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所嚮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

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
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
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
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
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
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
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

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
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
繳睆睆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
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
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
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
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

也萬物無足以饒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
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
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
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
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
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
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
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
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
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

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覓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

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

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

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

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
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
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
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
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
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
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

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
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
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
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
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
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
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
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
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
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
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
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
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
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

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
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
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
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
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
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
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而不敢息今吾觀
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

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
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
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
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
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
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
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

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
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
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
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
以爲之累天下奮楨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
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
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
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
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

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
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
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
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
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
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
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
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
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
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
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
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
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

諸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
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
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
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
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
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

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

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

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
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
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
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
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
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
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
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
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

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
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
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游於
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
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
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

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
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
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
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
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

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
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
之禮義法度其猶狙獼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
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援
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
慊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
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

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

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

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嚙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

亾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

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
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
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
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
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
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
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
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
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

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
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
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
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慤於麀蠱之尾鮮
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

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

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
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
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
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

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
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
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
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
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鬼不罷虛無
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
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迁虛之至也不與物
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
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
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澹而無
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

者桺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
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
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
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
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
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
神也能體純素之真人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

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備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濠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

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
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
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
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
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
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
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
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
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

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
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
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
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
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
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
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
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
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
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
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
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

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
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
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
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
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
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
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
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
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
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
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
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
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

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曷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
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
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
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
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

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
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
夫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
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
物之麤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是故大人
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
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
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

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
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
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
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
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
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

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

言殊技也鵠鵠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

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
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
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
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
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
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
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
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

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
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
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
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
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
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
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
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
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

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
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
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
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
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
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
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

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躋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
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
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
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
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

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虬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

莊子
卷二
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
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
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
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
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
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
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
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
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
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
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
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

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

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

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

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

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亾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櫟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亾國之事斧鉞之誅

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

髏深瞋感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

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人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

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鼈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螻蟴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

食醯黃輓生乎九猷膏苳生乎腐蠶羊奚比乎
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
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
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
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
生亾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
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
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
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
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
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
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
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

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夫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鎔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

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鎔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

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櫟
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
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
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
分乃凝於神其痴癡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
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
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
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

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
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
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
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
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
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
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

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

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滴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霸桓公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

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以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

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

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

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

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
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
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
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
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
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
已矣今休歟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
譬之若載騃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山水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
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
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
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

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
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
而儉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
形倨無畱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
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
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
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
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
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
雖有憚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
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
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爲
衛靈公賦歛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
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猥猥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

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

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亾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

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療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

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柙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

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平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

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

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畱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

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
不庭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
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
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
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
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
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
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
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
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溫

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
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
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
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
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
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
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

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
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
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
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
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

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
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
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
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
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
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
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
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
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

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
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
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
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
不然夫水之於汊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
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
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
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
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
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
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
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
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
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
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
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

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
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
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
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
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
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

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皞皞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皞皞不

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
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
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肩吾問於
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
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
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

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
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亾乎我在我邪
亾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
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入
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
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
焉楚王左右曰凡亾者三凡君曰凡之亾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亾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
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亾而楚未
始存也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爲
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
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
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
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
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
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
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
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
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
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
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
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
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

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
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
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
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
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
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
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

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亾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

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

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啗醢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

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
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殽墮其
天袞紛乎宛乎鳬鳬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
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
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
塞此之謂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
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
子曰在螻蟴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

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
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
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
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
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
終彷徨乎馮閼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

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芡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芡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

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

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
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
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
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
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
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
乎大虛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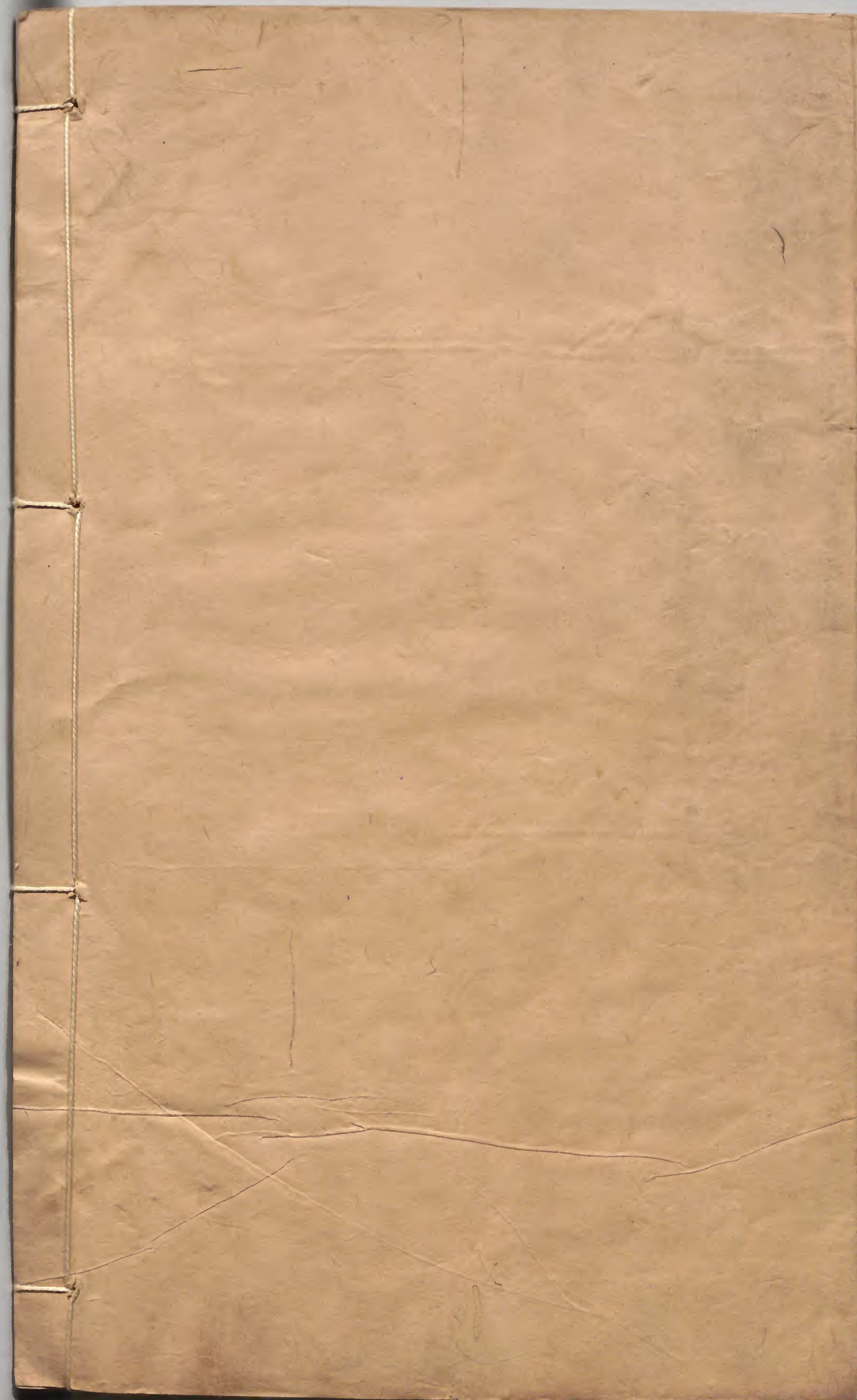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
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
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
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
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
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冉求問於
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

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齧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
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
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
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
則淺矣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二十子全書

第十九冊

管子
管子
管子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178
冊數	36	(9)
函號	国	94 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
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
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
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
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
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
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
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
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
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
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
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
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匡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趯蹵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

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趯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趯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趯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

卷三
三
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
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
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
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
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
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
諸海也汝亾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
由入可憐哉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

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
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韠
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韠者不可繆而捉將
外捷外內韠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
乎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趺之聞大道譬猶
飲藥以加病也趺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
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
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

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

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

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
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
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
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
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
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
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

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
于志鎔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
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
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
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
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
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
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
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
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
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
始無有旣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
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
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嘗
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
脆胾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
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
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
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
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
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蹢市人之足則辭以
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

莊子
卷三
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
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
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
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
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
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
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
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
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
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
無有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
遺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

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

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亾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

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跂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

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

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
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
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
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
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
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
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翼於鎬壇之
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
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

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
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
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
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騶乘張若詔朋
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
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
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
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

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
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
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
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
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
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
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
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

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
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
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
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
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
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
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
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

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
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
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
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
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
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
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
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

音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惠子曰今夫楊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
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
齊人謫子於宋者其命閹也不以完其求鉏鐘
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夫楚人寄而謫閹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
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
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

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
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
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
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
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
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
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
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
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
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

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
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
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
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
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
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
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
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

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
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
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
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
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
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
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

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銜終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

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䟽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

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
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
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
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
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
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
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
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

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
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
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
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
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
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亾之所以存唯種也不
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
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

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
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
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
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
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
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
有亾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
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
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

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
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
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
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
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
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
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
不惑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
搗鼃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
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
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

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
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
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
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
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
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
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

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

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

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

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
劒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
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
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穠穠
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
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
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

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
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
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
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
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
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
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
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
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亾其神以衆爲故鹵

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
內熱洩膏是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
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
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
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
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

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
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
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
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
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
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
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

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
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
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
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
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

靈公也死卜塋於故墓不吉卜塋於沙丘而吉
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
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
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
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
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
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人者有主而不執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
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
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
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
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
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
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

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
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
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
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
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
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

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亾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于江蓑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
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螭
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瞽沉屯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僨然而道盡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

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
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
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
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
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鈎巨緇
五十牂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

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
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
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淞河以東
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才諷說
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鮓
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
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
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
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
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
其頰無傷口中珠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
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
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
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
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
之患抑固竄耶亾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

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
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
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宋元君夜半而夢人
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
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
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
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
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
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
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
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
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莊
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
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卷三
三
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
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
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
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畱行焉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
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
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

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
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跼跼則衆
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閭心有
天游室無空虚則婦姑勃磬心無天游則六鑿
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
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詒知出乎爭柴生乎守
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鑿於是
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

可以補病皆賊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鯀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

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

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
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
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
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
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
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
不敢譴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

彼乎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

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

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

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卷三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

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

卷三
三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
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
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
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
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
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
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
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
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
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

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
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
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
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
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
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
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
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

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
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
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
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
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
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

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
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
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
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
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
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
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
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
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
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
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
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
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
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
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
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
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
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畝
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
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
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
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
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
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
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
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
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

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

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

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

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

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

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

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
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
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
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
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
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
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
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

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
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
子路蒞此患土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
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
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
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
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
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
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
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
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

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
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
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
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
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
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

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

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

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
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
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
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
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
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

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
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
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
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
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
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而觀四方與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

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
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
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
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
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禮不待象而安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
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
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
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
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
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
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
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

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
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佷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
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
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
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

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
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
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
乎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
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
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
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

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劔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畱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

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
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
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
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
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
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鉞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

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
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直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
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

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
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
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
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
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
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
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
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

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
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
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
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
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
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
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
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

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

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

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

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上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

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告汝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

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
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
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
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亾小夫之知不離苞苴
竿牘蔽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
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
知大寧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

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
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稿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瘞者得車一乘
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
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魯哀公問於顏
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
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
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

而針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銀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壁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

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

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麤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倂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

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
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
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
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
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
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
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
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
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

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
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
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
天下之川腴無胼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
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
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
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
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畸偶不侔之辭相應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
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
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脰無毛相進
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
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

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聞其
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
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驪以
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
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
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

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
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
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麤其行適至
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
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

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
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
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
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
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譔髀無任而笑天下
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
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

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魮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肆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

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麤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亾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

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
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
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寞無形變化無
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
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

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
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
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
瓌瑋而連犮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
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
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
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

言也不中庥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

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

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
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
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
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
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
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
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
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新安吳勉學校梓

金陵徐智督刊

莊子

卷三

北

金剛經

佛說阿彌陀經

佛說心經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